一路风景

又见李白

○徐震中（南京）

今日，且将回忆的思绪暂歇，合上那些尘封的记忆，将心从岁月的烽烟中抽离。

快到端午节了，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，我和朋友相约三五知己，驱车向皖南深处寻去。目的地是查济，却先在途中，与千年前的那个身影撞了个满怀。

一、桃花渡口

先至桃花潭。

雨丝如烟似雾，将这方山水晕染得如同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山隐隐，水迢迢，青瓦白墙的村落掩映在葱茏之中，仿佛时光在此处放慢了脚步，生怕惊扰了什么。

脚步踏上青石板的那一刻，忽然觉得，这每一块石板，或许都曾被那个人踩过——那个仗剑天涯、斗酒诗百篇的人，那个让高力士脱靴、杨贵妃研墨的人，那个一生都在路上、一生都在送别与被送别的人。

这个人就是李白。

公元755年，也是这样的烟雨时节吧？宣城泾县的名士汪伦，以一封“先生好游乎？此地有十里桃花；先生好饮乎？此地有万家酒店”的书信，将李白“骗”到了这个僻远之地。

桃花没有十里，是桃花渡；酒店没有万家，是万姓老板开的酒店。

李白闻之，大笑。

这一笑，便笑出了一段千古佳话。

汪伦没有食言，他倾尽所有，以最隆重的礼节款待这位谪仙人。

数日之间，把酒言欢，抚琴高歌，临水赋诗，纵论天下。一个是落魄却傲骨的天才，一个是僻居却赤诚的隐士，身份悬殊，却心性相契。

酒逢知己，千杯恨少；高山流水，一遇知音。

二、舟行清弋

临别之时，李白登上小舟，将欲远行。

正待解缆，忽闻岸上传来踏歌之声——汪伦带着乡亲们，一边踏地打节拍，一边引吭高歌，来送他了。

那歌声粗犷而真挚，不需要丝竹伴奏，不需要辞藻修饰，只凭一腔赤诚，便穿透了江面上的薄雾，直抵舟中人的心底。

李白站在船头，回望岸上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，喉头一哽，提笔写下了那首此后传唱千年的绝句——

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

二十八个字，没有雕琢，没有典故，没有华丽辞藻，只有最朴素、最直接的感动。然而恰恰是这份朴素，穿越了千年的风霜，至今读来，仍让人鼻尖泛酸。

我站在李白当年登舟的地方，望着眼前的清弋江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——

何不沿着他当年的行舟线路，走一走？

于是，一行人上了大篷船。船家发动电机，船便悠悠地驶入了江心。

清弋江水滔滔而来，清澈透明，碧绿如翠。雨丝落在水面上，激起一圈又一圈细小的涟漪，像是千年前的回声，此刻仍在耳边萦绕。

两岸青山如屏，薄雾在山腰间缠绕，时隐时现。偶有白鹭掠过水面，消失在芦苇丛中。船行江上，人坐舱中，听着雨打篷顶的噼啪声，看着水天一色的空蒙景致——

很是惬意。

那一刻，天地之间，只有这一江碧水，一篷细雨，一船闲人。

真乃一潭碧水千古韵。

我闭上眼睛，仿佛听见了那个踏歌的声音，穿越千年的雨幕，从岸上隐隐传来——

李白，你听见了吗？

三、岸边之悟

船靠岸，拾级而上。

岸边有一古寺，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，飞檐翘角，古朴庄严。寺门两侧，镌刻着两副对联，墨迹已被岁月浸润得苍劲浑厚——

“天生傲骨难遂愿，但为桃潭水中仙。”

“杯酒三千快意吐纳风云，诗境满怀潇洒来去人间。”

我站在这两副对联前，久久不愿移步。

“天生傲骨难遂愿”——这是李白的宿命。他一生渴望建功立业，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”，却始终不得志。长安三年，不过是个御用文人；安史之乱，站错了队，险些丧命。他太傲了，傲到不愿折腰，傲到不肯低头，傲到这尘世容不下他。

“但为桃潭水中仙”——既然尘世不容，那便做这桃花潭中的水仙吧。水仙无求，水仙无争，水仙只与清风明月为伴，只与碧水青山为邻。这是无奈，更是超脱。

“杯酒三千快意吐纳风云”——酒，是李白一生的知己。得意时饮，失意时亦饮；独处时饮，聚会时亦饮。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。酒入愁肠，化出的不是愁，是风云，是万里河山，是九天揽月。

“诗境满怀潇洒来去人间”——潇洒，是李白留给人间最后的姿态。

他来时潇洒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；他去时亦潇洒，传说他醉酒泛舟，入水捞月而亡。来去之间，人间便多了千余首璀璨诗篇。

意境深远，妙哉妙哉！

这两副对联，与其说是写李白，不如说是写一种人生态度——

傲骨不屈，潇洒不羁；杯酒论风云，诗心对天地。

四、诗的力量

雨还在下，细细的，密密的，像千年前的那场送别之雨。

我站在桃花潭边，看着这方并不算宽阔的水面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论规模，桃花潭比不得洞庭湖的浩渺，比不得鄱阳湖的壮阔，比不得西湖的旖旎；论景致，皖南的山水虽美，却也算不上独一无二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处原本并不出名的水潭，因为一首诗，叫响了千年，流传至今。

这就是诗的力量。

汪伦用十里桃花的浪漫和万家酒店的热情，留住了李白的脚步；李白用二十八个字的真挚，留住了汪伦的名字。从此，桃花潭不再是一潭普通的水，它成了友情的象征，成了送别的意象，成了中国文化中一个永恒的符号。

水会干，石会烂，但诗不会老。

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，李白早已化为尘土，汪伦也不知所终，只留下一个衣冠冢。但那首诗还在，那份情还在，那踏歌的声音还在。

每年，不知有多少人像我一样，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不为看风景，只为看一眼——

那个站在船头、回望岸上的人，曾经站过的地方。

这，就是文化超越时空、超越生死的力量。

五、又见李白

去查济的路上，雨渐渐停了，车窗上挂着细密的水珠，映出皖南山水的倒影。

我靠在座椅上，闭目回味这一趟——

桃花潭的水，清弋江的风，古寺里的对联，篷船上的雨声……

还有，那个始终不曾现身、却无处不在的身影。

朦胧中又见李白。

见他的傲骨，见他的潇洒，见他的深情，见他的孤独。

他一生漂泊，却从未真正孤独——因为千年之后，仍有人在他的诗中，与他把酒言欢。

正如我今日，在这蒙蒙细雨中，与他对坐，隔着千年共饮一杯桃花潭酒。

今游桃花潭，感慨记之矣。

横山寻味沉珠泉

○梁国才（南京）

朋友说，沉珠泉的水格外清洌甘甜。我心生好奇，急切地问：“沉珠泉在哪？名字好奇特。泉里沉了什么明珠？”这天，太阳当头照，三十七八度的高温阻挡不住我们的心驰神往，朋友驱车相伴，一同进山访泉。

车辆驶出石湫街道往西行。机耕路蜿蜒穿梭于阡陌田野之间，车子如同蚯蚓一般缓缓匍匐向前。路面铺了柏油，但路不宽，两车交会，总要小心避让。中伏时节，大暑刚过，太阳下了猛劲，向大地倾泻下万道金光，烤得路上热浪翻腾。道路两旁的水稻却是另一番景致，在炙阳下欢快、旺盛地生长。白鹭夹着翅膀，缩着尖脑袋，有气无力地蹒跚在稻田里。坐在车内，望着一片片绿油油的稻苗随风起伏，心头似乎不那么燥热了。

不多时，驶入西横山。这座山坐落于苏皖两省交界处，横亘溧水、江宁、安徽当涂三地，山体东西向，呈弧形绵延，主峰拖船壑海拔约459米，是秦淮河水系与石臼湖水系的分水岭，森林覆盖率超过80%，清幽静谧。山路弯弯绕绕，浓密的松竹遮蔽骄阳，一下子感觉到凉爽了不少。接连拐过几处急弯，向东南方向行进，车辆仿佛钻进了山肚子里。“到了！”朋友轻声提醒。眼前一片开阔空地，已经停了不少车辆，有三轮车，也有高档轿车。“你们看！”等我们下了车，朋友抬手指向两山夹一沟流淌而出的一条溪流，“这就是沉珠泉。”

打开手机定位显示，沉珠泉位于马鞍山博望横山（横望山）东麓。山泉自两旁山体岩缝汩汩涌出，水珠洒落，似珍珠沉落清泉，实景恰好契合“沉珠”二字。在水流落差处，筑有一条简易小堤坝，截住丈把宽石岸的涓涓细流，汇集成一汪清潭。潭水澄澈，树影倒映其间，指尖轻触，涟漪漾开，树影连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轻摇曼曳。潭底卵石圆润，纹理清晰可见。堤坝下方，五只龙头依次探出，源源不断吐出五条水线，溅出五朵晶莹水花。

众人奔赴此地，不单为欣赏横山山色，更多是前来汲取山泉。放眼望去，这些车辆上都备着大小水桶。附近村民十分偏爱这一脉山泉，常常专程驱车运水回家饮用，那几辆满载水桶的三轮车，便是专程前来取水的。泉水经过层层岩石与土壤的精心过滤，穿越茂密的竹林与葱郁的树木，带着大地深处的纯净与丰富的矿物质汇流这里，每一滴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。朋友说，以此泉煮茶，醇厚香甜，如饮昆仑之井。“果真这般妙？”我俯身掬起一捧尝了一小口，一股清凉迅速滑至喉间，确有甘甜回味。我肠胃不太好，不敢多喝生水，便摘下遮阳帽，借着龙头清水洗去满脸暑气，顷刻间神清气爽。

“‘沉珠’二字，可有渊源？”我开口问道。

“大家请随我来看。”朋友来这好几趟了，每回都是满载泉水而归。

堤坝东侧，矗立着一方巨石，竖写的“沉珠泉”三个斗大朱红字，在阳光照射下十分耀眼。

“大家细看‘泉’字左下角的两行诗句，猜猜出自何人手笔？”

“抱石耻献玉，沉泉笑探珠。”众人纷纷轻声诵读起来，不约而同说道：“李白的诗！”

诗仙李白一生酷爱云游名山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，尤其钟情马鞍山一带。据考证，马鞍山地区留存李白游历遗迹二十余处，分布于采石、青山、横山各处。横山环境优雅、景色秀美，自古便是隐士栖居之地，又称“隐居山”。盛唐天宝年间，李白游历至横山，十分仰慕周惟长的隐逸生活，欣然写下《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》一诗。诗中借用“卞和献玉”“渊客探珠”两个典故，表达了自己对追逐功名利禄的蔑视与坚守隐逸之志的傲骨。卞和献玉，是世人汲汲追寻功名；深渊探珠，是众生一心渴求富贵。奔波熙攘，在诗人眼中皆为浮华云烟。诗人向往的，是“闲云随舒卷，安识身有无”的自在洒脱。

泉水岁岁奔流不息，静默无言。原来，所谓沉珠，并非潭底埋藏的稀世珍宝，而是一份归隐山野的心境。静心细想，功名利禄，何其争也。不恋世间名利，不逐俗世珠光，守一汪清泉，怀一份本真，在青山幽谷间安放淡泊情怀，何尝不是人生幸事？“抱石耻献玉，沉泉笑探珠”，后人撷取太白名句命名此泉，意蕴深远。

伫立在巨石之前，“沉珠”二字在我脑海中回荡。山风拂面，泉水潺潺，清畅着肺腑，恰似咬碎一枚薄荷，凉意自舌尖直达心头。炎炎盛夏里，这一汪沉珠泉，不只带来山野间的清凉，不只是味蕾的满足，更是抚慰人心的一剂清欢。

珍瓷雅韵

笑看人间几沧桑
——瓷器与棋具

○陈 益（昆山）

瓷器收藏家瞿黄棘藏有两组棋具，一对清光绪粉彩福禄寿三星围棋罐，一副清雍正青花釉里红象棋，仔细欣赏，顿时令人进入悠远的弈棋史。

晋人张华《博物志》载：“尧造围棋，以教子丹朱”。说是儿子丹朱智商不高，尧帝于是制作围棋，教育儿子。这意味着上古时期围棋就出现了。然而似乎依据不足。比较可靠的说法，是围棋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其产生的渊源，与战争有关。一颗棋子放在棋盘的交叉点上，东南西北有四条直线，犹如士兵站立在交叉口，来去自由。假如东南西北四条直线均有敌方棋子，则说明士兵被围困了，难以逃脱厄运。我们分析围棋对弈时的切断、联络、攻击、防守、突围、封锁、夹击等战术，无疑也可以看出其与战争有关。

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，曾发现南北朝时期的《棋经》，记载了当时的围棋棋局，是“三百六十一道，仿周天之度数”。这说明早在1500年前就已经流行19道的围棋了，与今天的棋局形制完全相同。

唐宋时期，棋枰对弈之风迅速发展，且从虚拟军事行为，进入到陶冶情操、愉悦身心、增长智慧的境界。琴、棋、书、画被引以为风雅之事。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推进，围棋不断走出国门，在日本、高句丽、新罗等国广泛传播。日本围棋的等级分为“九段”，源自南北朝开始建立的棋品制度“九品”。由于皇帝高度重视，宫廷中网罗了不少专业围棋高手，大大促进了棋艺的提升。到了明清两代，棋艺水平进一步提高，不仅出现了不同的围棋流派，还逐渐向市民阶层普及，涌现出不少民间高手。显然，这对精美绝伦的清代围棋罐，正是围棋盛行的一个标志。

瞿黄棘先生所藏清光绪粉彩福禄寿三星围棋罐一对，质地细腻、造型优雅、绘制精良，是晚清浅绛彩名家许品衡的作品，他的粉彩作品则难得见到。其一，绘以福禄寿三星人物图，表达了人们“多福、荣禄、长寿”，三星高照的美好愿望。其二，罐身书有吉语“三星齐聚逢盛世，笑看人间几苍（沧）桑”。从围棋的搏杀对弈，引申至沧海桑田、世事变迁，使小小的围棋罐增添了文化厚重感。

与围棋一样，中国象棋艺术博大精深，经过数千年的传承，已成为国之瑰宝。在街头巷尾、公园树下、车站广场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的人们对峙棋坪，征战楚河汉界，吸引无数人围观。相比围棋，象棋更具普及性。丢卒保车、举棋不定、全局在胸、旁观者清、棋逢对手、棋高一着、步步为营、过河卒子、累棋之危等成语，更是从小小的象棋棋盘延伸至社会生活诸多领域，令人耳熟能详，并给人深刻启示。

瞿黄棘所藏清雍正青花釉里红象棋，共有三十二颗棋子，红色、青色各一半。每枚棋子直径5.5厘米，厚2.3厘米，重140克，为完整的一副棋子，重达4.5公斤。铺开棋盘，即可对弈。值得注意的是棋子底部为毛面，便于移动稳定。釉面文字为金文，即钟鼎文。金文最初主要用于钟、鼎等青铜器，记录当时的祀典、赐命、诏书、征战、围猎、盟约等活动或事件。将金文用于精心制作的象棋棋子，古朴简约，颇具沧桑感，不难想象前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。

瞿黄棘先生所藏清光绪粉彩福禄寿三星围棋罐

混账的包子

○崔益稳（靖江）

靖江籍名家祁智著有雄文《伟大的包子》，乡亲们心目中的经典。此文立意高过精致孤山，情思胜似江水滔滔，每词每句都捏住乡贤身心的麻筋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我拼命也难写达其境界。

但作为马洲传媒江湖上混迹多年的老记者，我当然自有优势。他客居异乡，我贴身肉搏。他正面高歌，我反弹琵琶。他颂扬一声《伟大的包子》，我低吼一声《混账的包子》。正如男人追女人或女人缠男人，爱到深处便是恨，恨到尽处都属爱。

混账之处首先在于，靖江汤包的起源本来就是笔糊涂账，可靖江文人还是使劲往里加插时间元素，将靖江汤包诞生时间拼命往前拱，使得糊涂账更加糊涂。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孤山，被玉爪蟹汤包甩出的汤汁烫了背脊，这传说不过200多年，罢了。倏忽间，老城繁华区有汤包馆高挂起“千年老店”的巨型招牌，将靖江汤包发轫与东吴孙权大帝的妹妹紧密捆绑起来（孙权在此开垦牧马的故事流传甚广），汤包历史被一口气向前快进了七八百年。这就不能罢了，即便是传说、戏说，岂能如此以现代派的情商离奇挑战历史学家们的智商。“关公战秦琼”乱了朝代，仅仅误差二百余年，如此渲染靖江汤包的家史无异于“关公战盘古”了。

权威史料记载，西晋《饼赋》出现“牢丸”两字，为包子最早的文字原型。南宋《梦粱录》方正式定名“包子”，灌汤包子约等于这个时期的“灌浆馒头”。靖江完全成陆、单独置县较晚，此时段江沙涌流，渔火点点，人烟稀少，不要说蟹黄汤包，就是包子的影子也大概率游离在典籍之外。“到口难吞味易尝，团团一个最包藏；薄纱裹尽琼浆液，稍不从容便溃防”——这打油古诗不就是靖江汤包的逼真描摹？细查，竟出自清嘉庆年间扬州才子林苏门（号兰痴）《邗江三百吟》，旁门佐证了江淮汤包共同的技术源头。当下，靖江汤包的文化产业确实厉害，有各级金字招牌加持，有非遗传承人熠熠发光，食客、看官们再不要为它的源头纠结、争执了——北上说、南下说？从中原出发的、从苏杭出发的？一只包子活生生被包装成了一个文化悬案似的。勿管它“伟大”还是“混账”，现在一句话点题：汤包远承文脉传入靖江，靖江能工巧匠一意孤行，反骨前行，百年间一回回使之脱胎化蝶，将它做成中国面点谱系中最叛逆、最矫情、最矜持、最不守规矩的异类。小小靖江汤包，越发浑身散发让人又恼又爱、无可奈何的混账珍味。

泱泱华夏，林林总总，至今五百余种各式包子包打天下。从果腹充饥的本性到祭奠先人的精神寄寓，寻常包子本是人间最朴素、最顶用的吃食，白面为皮，荤素为馅，图的是大口咀嚼的酣畅，人间烟火的随性可藏于市井一隅或寻常三餐。唯有靖江人偏反其道而行之，把一桩简简单单的吃食，活脱脱做成繁文缛节的仪式，把日常烟火熬成了束手束脚的规矩。运用“豆包”强大的搜索功能求证，现今有哪样吃食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？不用说老牌的狗不理包子、扬州三丁包，就是满汉全席这样的饕餮盛宴，统统可移植复制上家庭餐桌。唯有靖江汤包坚决说不。经过近年完善成熟，它刻板到极致的流程与规矩一律被框进冰冷的行当标准里，30余道工序缺一不可，表面32道褶皱不多不少，蒸煮时间误差不许超10秒……就连盛放汤包的带脚容器也特制得天下独一，不伦不类，不像碗、不像杯、不像碟，用处永远只有一桩。我采访过一位靖江天花板级别的汤包大师，问他五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是否在家里制作汤包款待过宾朋，他脸都笑成汤包褶皱状，只轻吐三字：哪可能。他笑的是我根本没有读懂靖江这本大书。

靖江汤包最混账的是皮和汤，双双勾结作祟，使其精致的虚伪、鲜美的刻意，几乎沦为被名声绑架、被仪式包装的极致摆件。靖江师傅顽强而顽固得了得，胆大如虎，心细若蚁，把面皮无限擀薄、不断加大皮冻蟹黄的比重，把“肉包带汤”硬生生改成“汤囊裹肉”，好看、好听、好玩、好吹捧，唯独不便自在享用。

人们称赞靖江汤包经过精心改良，它的皮子越来越薄如蝉翼。可这薄得透光、吹弹即破的面皮何尝不是最大的麻烦与累赘。面粉从哪儿采购、和面的配比和工序，都已成为数百家汤包店各自掌握的秘籍和谜。做工要精、端盘要轻，晃动要慎，抓取要巧，稍一用力便皮破汤漏，落得个一塌糊涂狼狈收场；开吃后碰不得、急不得、粗鲁不得，不然轻则鲜腻汤汁溅满衣襟，重则烫伤喉舌。要说这一特立独行，靖江“抓汤包梦之队”的亮相堪称中国食坛空前绝后之绚烂奇景。每遇外出参加美食节或大型宴会，除了顶尖大厨领衔出征，还有一队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相随压阵。她们个个千锤百炼，身怀绝技，随行目的简单到唯一：为客人抓汤包，以免自取引出尴尬。哪怕是远赴台湾、香港，靖江人亦然。有外地同行戏言，如果算上高铁、飞机、住宿等旅行费用，一只汤包的代价亏你们舍得。梦之队美人们不答，江水含波般笑笑。这一笑，靖江人的气派和气场，随汤包的热气该升腾到何其高度哦！

世人追捧它汤汁丰盈、鲜绝心肺，赞的是老母鸡煨汤、猪皮隔夜慢熬的精妙工艺，叹蟹油的浸润、稠而不油。可这满肚晃动的肥美一汪水，恰恰是它最离谱的桎梏，硬生生将吃包子变成了“喝包子”。坊间流行的“轻轻提、慢慢移、先开窗、后喝汤”，条条都是束缚，步步皆为讲究。这哪是一餐早茶，无异于一场与特殊液体比赛情调的人文修行。对于交际、应酬稍多的靖江人，一辈子面对不同的客人不知道要多少遍背口诀、传仪式、示章法。你说烦不烦死个人？至于后来有传到外地吸管伺候的，靖江人看起来更是个笨笑话，有些混账之中的混账意味。吸管吸完汤，剩下的面皮馅料早已形神俱失，软塌塌黏在一处，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，嘴皮贴面皮的“初吻”感觉荡然无存。

顶着光环，借着流量，它被全城、全网、全美食榜单捧上了神坛。面对专为这一口鲜而来的八方食客，仿佛谁质疑这家伙，谁就是不懂美食、不懂风雅、不懂吴越匠心，一些添底气、增人气的“传说”便插上想象的翅膀。比如，采购母鸡、肉鸽是要测量爪子长度的；再比如，河豚、海参、文蛤之类掺入熬汤更鲜；还比如，某汤包旗舰店聘请院士加盟，研究汤包涵盖了天文、力学、地理、生物学、艺术之学问。这些“谁不说俺家乡好”的美丽传说，姑且就属传奇了。试问，毗邻我们的江淮流域，哪处不是水土丰腴、六畜兴旺的鱼米之乡？芜湖汤包、龙袍汤包、文楼汤包、曲霞汤包……也是别具特色，各有拥趸。相比之下，靖江汤包一身叛逆，不过是精巧匠心所致的略胜一筹而已，这“一筹”也许只在毫厘之间，这“一筹”也许仅为自我的津津乐道。

这就是混账的真意与趣味——将一件平常的事做得无比仪式感，把一件普通的食物赋予厚重的意义，然后所有人都配合着演戏，谁也不戳破。纵有万般混账，终究人间无双，一城独绝。

美丽乡愁

石亭江远，只此生聚散……

○罗文生（南京）

离乡三千里外，在多年后的扬子江畔，偶翻家乡的点滴过往，自己的年少时光，生活在一个历史久远的小小江畔。

这条江叫石亭江，古名洛水，东汉灵帝中平五年（188年），刘焉为益州牧，垒石为亭以镇江水，故名石亭江。属沱江上游二级支流，为沱江三源之一。

石亭江发源于川西北山区，什邡、绵竹与茂汶接壤的九顶山南麓，其源头为二道金河（洛水）、头道金河（章水），红白场以下称石亭江。

石亭江全长仅115公里，流域面积1600平方公里，高山区主河道长59公里，平坝区河道长56公里，但落差达2460米，妥妥的一条险河。

石亭江发源后初始流经的地方，东岸为绵竹，我的家乡；西岸为什邡，我外公外婆的家乡，这石亭江流出山区高景关后直至汇入沱江，沿岸住着我祖辈血脉相传的后人，两岸都是我的嫡亲故乡。

我出生在石亭江出山区约莫千米的东岸，原绵竹县广济乡南岳村，现绵竹市广济镇，后来自然村合并调整，而今什么村不知道了。这不重要，无论世名俗称如何变迁，都无法从地理上、从铭刻的记忆中，改变我那近山傍江的家乡印象。

记忆中的石亭江是一条季节河，夏季发大洪水，其他季节水流少、清澈见底，几近断流。季节河通常都是危险的河流，每年七八月的暴雨后，洪灾不分昼夜发生。上下游邻岸的房屋被冲毁、人员牲畜被淹没是常有的事，然而奔腾汹涌的洪水，却是年少时奔走相告、争相观赏的风景。

出生地所在的广济乡南岳村，应该是石亭江沿岸最安全的地方。此地近山脚下几百米，临洪水刚出山区关口，地势高、河床低，自然的地理形态是天然的堤坝，面对洪水灾害，是个永远安全的地方。多年后的2008汶川大地震，也未能改变这里的地形原貌。

当年的广济是个小集镇，只有一条街，每周两三天逢场亦很冷清，而江对面洛水集镇，当年父母口中叫永兴，每每逢场，人流涌动，甚是热闹。狭窄的街道两边，灰瓦木板墙的民居房屋，沿街小店一家挨着一家，而牲畜交易市场则在稍远地方，空气中充斥着猪牛鸡鸭粪的味道，询价声、议价声不绝于耳，一派繁荣。

对牲畜市场印象深刻，因为小时候去的时候不少。那时农村能拿出来换钱的东西极少，辛苦养大的猪牛鸡鸭是大头，弄到市场卖了后才能换得其他日用品，而我的奢望是父母能给我买点水果糖吃，所以也就忍受了牲畜市场的臭味与泥泞。

经济真的是基础，凡经济好些的地方，相应的各项社会事业都会好些，尽管那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。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，并用脚投票。哪儿市集逢场人多热闹，人们便往哪儿去赶场，哪怕江江冒着汛期湍急洪水的危险。

父母都愿意到江对面去赶场。

过江去对岸，枯水期没有安全问题，汛期就有些麻烦，发洪水了就只能望江而叹，洪峰退去水流变缓，有摆渡的杉木编成的排筏，单程几毛钱不知道了，母亲是要坐排筏的，父亲一般不坐，为省下那几毛钱交通费，通常涉齐腰深的水而过。偶尔我生病遇上汛期，父亲也是背着我涉水过去，其实我是愿意坐排筏的，坐排筏感觉很好玩，堪比一样少有的娱乐。

母亲在闲时也会带我去对面赶场逛街，主要是单纯的逛逛，最多去吃一碗“旺子”。“旺子”是加工后的猪血，店家街边支一口大锅，热气腾腾，处理好的小长方形猪血块在锅里煮着，长条形的桌凳顺锅灶而放，桌上调好底料的碗排列整齐，盛上一勺“旺子”于碗中，麻辣酸香，扑鼻而来，弥漫半条街。

多年后，不再闻悉江对岸“旺子”的消息。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后江苏昆山援建广济，架起了连接对面洛水的大桥，过江方便了，但母亲年迈，很少去对岸了。而广济镇却推出了知名特色餐饮血旺，换成了不变潮流火锅的形式，味道极好，声声远扬，引德阳、成都等地食客慕名而来，自然也吸引着我这个远方的游子，每年回去，必有一顿血旺抚胃解馋。

汶川地震后的广济血旺那么有名，然而回想起来，母亲小时候带我吃了无数次“旺子”，我竟然没带她去吃过一次，直到她七年前过世……

父母辈世代生活在石亭江边，他们一生走得最远也是一条江边，叫扬子江，是我后来工作生活的地方，但时间很短，前后只有两次，一次家中小变故，另一次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自然世界意外大变故，两次时长加起来不出两月，谈不上欢聚，只是短暂的避难暂离后很快回去。

生活在石亭江畔的父母辈，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作故土难离。当过往的回忆由模糊渐转为清晰，并逐渐温馨起来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大部分人生，至于千年传承的落叶归根之念，也只是一种幻想，转瞬间脑海浮沉、飘散。

石亭江远，所有聚散离别，不问时空，无问西东，都将在此生终结、走远……

往事随风

墨香里的女神祭

○刘建忠（安徽）

三月的风漫过天长小城的巷陌时，总携着半缕旧年的墨香。2017年的女神节那天，母亲就着满室晴光，在我们六个孩子的絮语里，笑着阖上了眼，像一首写尽温柔的旧体诗，笑着把呼吸轻轻地搁在了春风里。

那日小舅舅一家从盱眙赶来，久病卧床的母亲靠在枕上，看见阔别多年的胞弟，眼底漫开的笑意，把沉疴的倦意都揉散了。

午饭时，九十六岁的父亲亲自攥着酒壶往杯里斟酒，玻璃酒杯撞出清脆的响，一屋子人把若干年的相互牵挂都融进了浅酌的暖意里。谁也没料到，送完小舅舅一家回身，我们围在床边同母亲讲着一些趣事时，她应着应着，呼吸就轻了下去，像春夜里落了片花瓣在书页上，静得没有一丝惊扰。我们姐弟六个攥着彼此的手，把哽咽都咽了回去。

那天是专属于女神的节日，我们的母亲，原是该踩着这样的好日子，回云间的居所去。

母亲是从三十年代盱眙的诗书门第里走出来的。外公笔底走龙蛇，随口吟出的诗句能漫过院角的荷塘，外婆家汪氏是县城里数得出的望族。母亲自小浸在线装书的香气里，唐诗宋词的字句，早刻进了骨血。

新中国的曙色刚漫过地平线，十八岁的她就剪了利索的短发，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成了共和国第一批税务干部，把最鲜亮的青春，铺在了一叠叠整整齐齐的税单上。二十一岁那年，她嫁给了满身硝烟味的父亲，往后数十年，安坐在机关财务室的木窗前，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作响，抬手就把六个孩子的日子，都织满了书香。

幼时我们姐弟六个总在灯下偷偷猜，这样捧着信仰往前走的母亲，为何始终没能在入党志愿书上落下名字。后来才从长辈口中得知原委：她那位去了台湾的舅父，后来官至教育部督学，在那个把成分看得重逾千斤的年岁，这层隔海的牵连，成了一道跨不过的坎。可最让我们念到如今的，是20世纪80年代海峡的雾散开时，母亲的那位舅父在省委统战部人员的陪同下回盱眙省亲，点名要见她，捎来的彩电是当年拿着票都难寻的稀罕物，金戒指的光晃得人眼热，母亲却连半分犹豫都没有，婉言回绝得干净利落。后来父亲才说，早年母亲曾立过誓，要和那边的旧亲划清界限，这誓言落了地，便是一辈子都不能动的山。

旁人说母亲太执拗，可我们懂。母亲是捧着圣贤书长大的读书人，也是把“为人民服务”刻进日常的共青团员，一诺千金的分量，从来不是金银能撬动的。她终其一生没有在党旗下宣誓，可她站在财务岗上数十年分文不沾，对信仰从无半分动摇，早把“布尔什维克”的模样，活成了我们眼里最亮的星。

母亲走后的次年秋天，父亲就熬不住思念了。2018年9月的风卷着桂香时，他踩着满地落蕊，寻找母亲去了。如今我们把农历十月二十七和六月二十的日子，像夹书签似的夹在岁月里，每年摆上他们爱吃的米酒和点心，絮絮叨叨说些今年的新事，就像他们还坐在藤椅上，笑着听我们讲。

2023年我从岗位上退下，朋友们笑称我这个“弼马温”终于卸了差。如今春日沿着河堤追风骑行，夏日泡在澄明的泳池里纳凉，秋日踩着漫山的枫红郊游，冬日约上旧友围炉涮肉，日子过得松弛又安稳。这都是幼时母亲教我的道理：命中没有莫强求。

母亲总说天下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。于是我们姐弟六个的童年，都是枕着“床前明月光”入梦，念着“春眠不觉晓”长大，把唐诗里的温良，过成了烟火里的踏实。

这人间九载的风来风往，我们总在墨香漫起时想起母亲。她从来不是寻常的母亲，是她六个孩子心里最圣洁的女神，是站在信仰里从未动摇的党外布尔什维克。

母亲，若有来生，我们姐弟六人说好了，还要排着队，攥着您的衣角，做您膝下的孩童，再陪您把诗书里的日子，慢慢地过一遍。

投稿邮箱：jsjjb2025@163.com

江苏经济报社出版 新闻报料热线：13770672626 经营管理中心：52265803 全媒体采访中心：52305894 全媒体编辑出版中心：52266153 新媒体运营中心：52309787 江苏经济报传媒有限公司：52265477 江苏经济智库：52260706 全年定价：498元
社址：南京市虎踞南路90号 邮编：210004 监督电话：52308870 印刷：江苏新华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东杨坊131号 常年法律顾问：上海市协力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 韦 伟
原创版权，侵权必究。 本报所刊发图文，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。